

草原上的蒙古族自衛隊

蘭州部隊文化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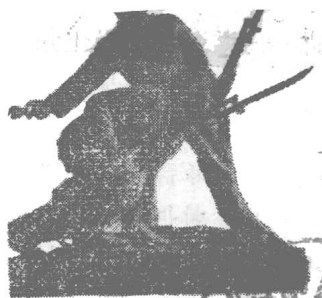


甘肅人民出版社

短篇小說集

草原上的蒙族自衛隊

蘭州部隊文化部編



甘肅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蘭州

715.11
820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中包括三個短篇小說。“一個新兵的故事”是描寫一個新兵思想成長的過程；“媳婦”是寫一個參軍的故事，故事很生動活潑；“草原上的蒙族自衛隊”是反映一支蒙族自衛隊，為保護牧民財產與敵人鬥爭的故事，這篇小說富有民族生活特色，描繪出了蒙族青年強悍驍勇的民族性格。這幾篇小說都是蘭州部隊1956年度的得獎作品。



短篇小說集

草原上的蒙族自衛隊

蘭州部隊文化部編

*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蘭州市民主西路七號）

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

蘭州八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甘肅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公厘1/32·1 $\frac{1}{4}$ 印張·39,000字

1958年1月第一版 195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775

*

統一書號：T10096·54

定 價：(3) 0.19元

目 錄

一个新兵的故事·····	王洲貴 (1)
媳妇·····	文 才 (23)
草原上的蒙族自衛隊·····	武良培 (39)

一个新兵的故事

王 洲 貴

李荣多想有一枝漂亮的自动槍啊！但是來到班里好久了，就連那枝槍屬他所有，都還沒有確定。每天老同志帶他們去“實習”時，碰見那枝背那枝，而自动槍却是一次也沒有碰上。听班長說，要等复員的老战士給他們办好“交班手續”，离隊以后，才正式授予他們武器哩。李荣想問問授給他什么武器，却不知道該不該問，張了張口，又把話头咽回去了。

他想去問問团的小組長解方同志——那位被他称作“年青的老战士”的，但他沒有去……

他又想去和老战士楊忠林談談——自从他下班來那一天起，楊忠林待他就象小兄弟一样，抽褥子給他墊，拿毛巾給他用，有时还不声不响的給他扑打軍裝上的灰塵，弄平整衣領……如果不是条令上明确規定着軍人之間的称呼，他可真想象在家鄉称呼要好的伙伴那样，叫他“忠林哥”了。既然这样，有什么話不能去和他談呢？但是他也沒有去……他怕老战士们知道了，会說他当兵还不到兩天半，就挑肥揀瘦的了。李荣不願背这名声，也不是这号人。在農業社的突击队里，那里的活难做，他去那里；啥家具好使，他讓人先用。当然他并不是靠使鈍家伙“磨洋工”的。鐮刀口鈍了，磨一磨就利，鋤把松了，楔一楔就成。多費点勁就解決問題了。可是这槍，如果万一分配給一枝步槍呢，难道費些勁还能把他变成自动槍嗎？年青人干啥，要圖个痛快麻利。他从电影上、小說上看到有許多英雄，憑着一枝自动槍，在緊要关头，噠噠噠噠……，敌人就

象割倒的韭菜，躺下一大片子，那才称心呢！

此外，李荣心里也还有个秘密——大凡年青小伙子，在干一件事以前，总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小打算，甚至当这些小打算实现以后，也还不肯告诉人哩！——他在家鄉团支部为他們应征入伍举行的欢送会上，曾說过入伍以后，就寄給他們一張挂着冲锋槍的照片。其实这話与其說是說給大家的，倒不如說是說給一个人的。她，那个接替了他的团支部宣傳委員职务的姑娘，曾和他一起玩石子，捉迷藏長大，又一同進了解放后專門为他們打开的学校大門；以后又帶着紅領巾成了農業社的小社員，在这里，由于他們热情的劳动，在剛摘下紅領巾时，就又一同举手加入了青年团。村里好打趣的小伙子都說他倆是“河里的鴛鴦，天配成的对兒”。臊的他倆簡直不好意思多見面，見了面也沒有多余的話好說……甚至在臨別交代工作时，也沒有能說上一半句知心話。他記得她在从他手里接过一些团内文件，听他詳細的介紹了工作后，停了半晌說：“这么多的工作，我真怕作不好，你能常來信帮助我嗎？”而他却結結巴巴的說：“有党支部和同志們，怕啥呢！”她似乎还等他再說点什么，可他却想不到要再說些什么了。他瞧着她，她低着头，垂着長長的睫毛……最后她拿起文件，一甩辮子走了……其实哪，他心里多想和她談点什么哪！他老想不通，为什么随着年齡的增加，却增加了兩人之間的距离（当然，这种距离在他俩心上并不存在啊！）。机会一次次的錯過，最后，在欢送会上，他才定下这个主意。他想寄給支部的照片，她一定会收着；而她，也似乎明白他的心意，瞧着他，含羞的笑了。是啊，一个挂着冲锋槍的战士，叫人瞧着，該有多么漂亮英俊啊！

这些事，一提起就沒个完。有时，他对自己說：“想什么？分配啥槍用啥槍吧！”但一看着那些上了刺刀比他高半尺的三八大盖子，槍管也不是烏藍烏藍的，槍托、护木也失掉了

光澤，扛上它，能比民兵強多少？還算個什麼現代化的戰士呢！家鄉的小伙子又真能挑剔，他們那個嘴呀，笑話起人來可真够受……一想起這些，心里的事就又潮上來了。

有一次，他問同班一個叫王進的新戰士喜歡什麼槍，王進臉紅了半天，說：“我也不知道究竟那個好呢。”李榮又問他“想要那個？”對方吃驚的說：“能隨便要嗎？”李榮見他把自己的意思領會錯了，也懶得解釋，便煩躁的答了一句“那哪能隨便要呢！”便轉身走開了。他很不滿意王進的回答，心想怎麼一個年青人就沒有一點“理想”呢？

這天下午，連部通訊員轉給他一封信，是家鄉團支部來的。他正想拆開看，解方來拉他去俱樂部看排演節目，解方說節目是準備在星期六歡送復員戰士離隊的晚上演出的。

俱樂部里擠滿了人，但卻靜悄悄的。只有幾個演員朗誦詩的聲音！

槍啊！我的老伙伴，

我把你委托給新的戰友。

祖國啊！我接受你的命令，

去投向新的戰鬥。

我這褪色的軍裝上，

別着永不褪色的戰鬥獎章，

為祖國忠誠的服務，

永遠是戰士最大的光榮！

詩朗誦的很好，演員和好些觀眾眼圈都紅紅的了。文娛委員站起來征求意见，一個戰士說：“這個‘復員戰士的心’真實地表達了我們復員戰士的心，沒有什麼意見。”大家都同意。於是文娛委員宣布排演下一個節目。他看見是他們排的兩個老戰士演“模範戰士楊忠林”，便拉着解方的手要擠到里边去看。

恰恰別排一個老戰士跑來抓著解方說：“好老鄉哩，你看我抓那兩個特務的一點點事迹，排里還要叫我上台表演。三四年了，就只干了這麼點子事，有啥好宣揚的呢？找個地方，你幫我排演排演就行了，在這兒彩排，真叫人臊的慌。”解方笑着說：

“好！等我把你的演技提高了，明年我復員還鄉時，你好演戲歡迎我。”說罷他便和那個戰士走開了，李榮只好一個人擠到入伙伙里去聽。這是個快板節目，又是敘述的楊忠林的事，加上兩位演員的動作表情，真是把戲給“演活了”！說到楊忠林作戰勇敢時，炸碉堡、跳戰壕、拚刺刀，真和個猛獅子一樣；講到他剿匪、捉特務和那些豺狼斗心眼時，又不知那兒來的那么多的巧主意……這叫李榮想起了小時候和村子里一些最頑皮不過的小家伙們在一起玩“捉迷藏”的事：等別人都藏好了，他却使神弄鬼的攪的別人懵頭轉向，然後自己卻爬在大樹杈子上，安安靜靜的坐下來，瞅好機會從大樹上跳下來，一下抓住別人的後頸窩……又想起了他和這羣小頑皮設圈套捉弄那些糟踏庄稼、偷吃雞的黃鼠、兔子、狐狸……他想，楊忠林小時，要不也是這樣頑皮，那才怪哩！他一会儿聽的入神，一会想的入神。

快板全面地介紹了楊忠林的團結同志、愛護武器等各方面，簡直比本傳記還詳細。李榮心想楊忠林這個人，真跟他使的那枝步槍一樣，表面上看來平平淡淡，沒啥出奇處，可優點不知道都在那兒藏着！啥時候、啥地點，要他發揮啥就發揮啥——難怪報紙上常稱贊老戰士是“金子”哩！而他那枝槍不也是被人稱作“英雄槍”嗎？“英雄槍”這名字，李榮不曉得是個啥來歷，依李榮看那枝槍托上不知为啥深深刻了十幾條橫道道，比誰的槍都旧，也真沒個啥好稀奇的。剛才快板中不是說過楊忠林學習積極，能掌握自動槍嗎？可上級怎么不發他一枝自動槍呢？也許上級發槍，是根據一個人的脾性吧！啥人騎啥

馬嗎，要不，楊忠林爲啥那樣愛它呢？快板中不是介紹有一次長途行軍演習回來，碰上下大雨，他为了不使槍“生瘡”，用雨衣包住它，結果自己淋了雨，却生了不少濕癩子嗎？如果是這樣，那麼象他李榮這樣的脾性，該發枝什麼槍呢？當然，自動槍最合適……

李榮也覺得自己想的有些可笑了。

排練還在進行。李榮感到在這兒坐着，又提不出個意見。現在看了，正式演出時，就不新鮮了，便走了出來。他想到應該給家鄉的小伙子們寫封信，告訴一下部隊的文化生活。在這裏，誰有啥事迹，都能隨時編成戲演，而他過去在鄉里，演戲老要進城去買現成劇本。自己社裏那麼多的好事情，怎麼就沒想到要編成節目呢？唉！這团支部的宣傳委員是咋當着的！

他邊看着信，邊往回走。信上說：得到消息，區上準備開辦馬拉機手訓練班，村里小伙子們都想去；球隊也組織起來了。信上還告訴他說，村上入伍的幾個小伙子，都有信回去；有一個還當了坦克兵。他們希望李榮多給家鄉寫信，當然也不要忘了寄照片回去。李榮認不出信是誰寫的，但心里却甜絲絲的——伙伴們可沒有忘記他啊！但他對自己也有些不滿意：一起入伍的，有的當了坦克兵，而他連能不能有枝自動槍都還靠不牢。當然，那個去當坦克兵的，身體比他壯些，文化程度也高些，李榮是沒法和他比的……

他走到班門口，正想進去，聽見有人在說話，仔細听听，是班長和楊忠林的聲音。他不好去打攪，便在門口楊槐樹下的石凳上坐下來，把信又從頭到尾的看下去。可是里邊的談話聲，却一再把他的思路打斷……

班長似乎在給楊忠林打通思想。

——老戰士還有啥需要班長給幫忙打通的思想嗎？李榮放下手中的信，好奇的听他們談話。

“……放心好了，還有我們幾個在呢，同時班里補來的幾個新戰士，不也都是精精干干的嗎？鍛煉鍛煉，會成為呱呱叫的戰士的。班的榮譽，我們會保住的……”班長的話，是那樣的充滿信心。

“這些，我都相信，一點也不會含糊。但是連隊，生活了好幾年了，那有比這再親的家呢？我真怕再過兩天離開的時候，會忍不住要流淚的。我還操心回去後，生活過不慣，弄出什麼岔子，叫人一提起是‘復員軍人’干的，臉可往那兒揣呢？”楊忠林似乎激動的要哭了。

“操心過余！”班長却好像帶着笑：“那兒沒有黨，指揮不了你的行動？放大膽子去吧！明年我復員後，還要找你學經驗呢！那時候，也許會抱抱小侄子了。在這一方面，你也一定會有經驗啦。”班長拍着楊忠林的肩頭，開着玩笑：“喂，說正經的，指導員讓我告訴你，晚會上要你再講講你和你的槍。指導員說在這一方面，老戰士的高貴品質要全部‘傳統’下來，你別推辭，來，我們倆商量着弄材料吧！”

談話似乎是結束了，房子里的燈亮了。

李榮站起來，伸了伸腰，也忘記了要給小伙子們寫信。“鍛煉鍛煉，會成為呱呱叫的戰士的。”他很滿意班長對他們新戰士的信任。他仿佛自己已是個“呱呱叫”的戰士了，挂着自動槍從那里走過，後邊就有人豎起大拇指頭。

晚點名的哨子響了，他挺直腰，迅速的跑向集合地點。

歡送復員戰士離隊的晚會，開了三四個鐘頭。節目多，花樣繁。起先，李榮還專心的看，使着勁鼓掌，可後來乏的不行了，便迷迷糊糊的打起盹來。直到散會時，他才被人叫醒，一回到班里，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他一醒來，發現班里的同志還都在酣睡着。他記起今天是星期日，照例是晚起一小時的，正想再躺一會兒，忽然記起昨晚連長宣布的：復員戰士

今天下午要到連部去集中，他早点起來，或許能找點什麼事作。他一咕碌爬起來，却發現楊忠林的鋪上已經沒有人了。

“他昨夜保險沒有睡好覺！”李榮心里想。晚會上，楊忠林在講他和他的槍時，李榮發現他好幾次都要流眼淚了，咬了咬嘴唇才忍了下去。

——“原來那枝槍上的道道，還有這麼一段不平凡的來歷！”李榮真是覺得有點惊奇。他趕緊跳下床，跑到槍架旁找那枝步槍，想數數看忠林的老班長究竟在槍托上記下了多少道道，但是槍卻不見了。

“有誰拿了去呢？”他邊扣着扣子，走出門去，發現楊忠林蹲在石凳旁，一心一意的在擦槍。一塊白布墊在下面，零件按順序放的整整齐齐的。

楊忠林看見他，沒有說話，点点头打了個招呼。李榮順手拖過來一個小凳，坐在一旁。

“你不是下午就要走嗎？現在還擦槍？”李榮拿起槍來，數槍托上的道道。

“這是最後一次了，不擦干淨，怎麼交班呢？”他把白布條蘸了一點槍油，揉勻後，圍着撞針簧一圈圈的轉着擦。“這也是老習慣了，以往每逢星期日早晨，我都是早早爬起來擦槍，不慌不忙，清清爽爽……唉！不過這個習慣也得改了，再過不了多久，早晨就該蹲在門口磨鐮刀了！”

李榮知道他心里不好過，可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不過自己心里盤的問題却又不能不提出。

“那麼，你說老班長一共消滅了十七個敵人嗎？”

“不，是十九個。我昨晚上不是講過了嗎？老班長犧牲的那次戰鬥，他消滅的兩個敵人，自然還沒有來得及記上。”

“可他計劃要消滅多少呀！”

“消滅敵人還能有個限度嗎？不過老班長有個想法。他是

二十一歲參加革命的。他說他是在地獄里過了二十一年鬼日月，先得消滅二十一個敵人，算是報仇，以後，才能談上是給革命立功。為這事，還有一段笑話哩。有一次戰鬥中，班長領着幾個戰士，掙到敵人心窩里去了，他親自打死了敵人一個中校指揮官。戰鬥結束後，班里要給他評功，他嚷着說還不到時候。別人說一個指揮官要頂好幾個任務呢。他却回答的妙：‘大狼小狼，吃人的本領都一樣，槍托上的道子刻長一點，也不曲了他。’你看那條長道子，就是打死指揮官的記錄。”

“班長的決心沒有實現，難怪他犧牲以後，還緊抓住槍不放。那時，我的槍叫敵人炮彈片打斷了，眼看敵人又沖上來了，我爬到他身邊，說：‘你松松手吧，是我，楊忠林在接你的槍……’後來，担架隊來抬他的屍體，我才橫着心，硬掰開他的手指……那次戰鬥後，我們繳獲了敵人不少的武器，首長要給我另發一枝，我却要求留下了老班長的這枝。解放戰爭結束了，這枝槍就一直伴着我。其實它也不是一枝壞槍，經過鑒定，還是個二級品呢。去年部隊領來一批祖國造的嶄新的自動槍，原來確定是要換給我一枝的，後來連首長又把它給了解方。其實，那時候我也真舍不得丟開老步槍，可也不願意拋開掌握新武器的機會。以後，在空時間找自動槍手給我上小課，我也到底掌握了它！”

“算了，話一提起就沒有個完，叫人听了，還滿以為咱是說不完自己的‘過五關斬六將’呢！李榮，我走了，你們給我寫信嗎？”楊忠林把每個零件不知道都擦了多少遍，他開始結合它。

“當然要寫。”李榮心里火辣辣的。这么好個同志，還沒處到多久，就要分別了，他盯着楊忠林，看他熟練的、輕巧的結合着槍，心里想老班長真夠得上英雄！楊忠林也實在是好樣的；還有那枝槍呀，它給革命也立了不少功呀！至于我李榮，

今后該怎么样呢？总不能差于他們呀……千情万緒，在他心里攪起了波浪。

班長不知什么时候也起了床，站在他俩旁边听了半天。他对李荣說：“李荣同志，連里已决定把楊忠林的槍交給你使用，明天就正式授給你，这是枝英雄槍，你喜欢嗎？”

“是真的嗎！”李荣和楊忠林几乎同时的站了起來。

“是真的。”班長回答他們。

楊忠林从头到脚瞅了瞅李荣，好象才第一次認識他似的。他把槍遞到李荣手里，翻身跑回班里，拿來一个暗綠色、燙着金字的筆記本，帶着老战士不容易有的激动，送到李荣面前。他說：“这是五三年全國人民慰問解放軍代表团贈的礼物，我一直沒有舍得用。但从决定我复員时，我就准备把它連同我的槍，交給我的接班人。現在，武器上是不准随便刻道道的，但是，这本子，你就尽量的記載你的功績吧！”

班長拍着李荣的肩，高兴的說：“对，希望你保持英雄槍的光荣！”

李荣接过来筆記本，一手緊抓住槍，不知怎的，一股热泪涌滿了眼眶。他这时也很难說清自己是个啥心情——舍不得楊忠林离开嗎？还是为老战士和班長对自己的信任而感动？也許是他的那个“理想”竟然沒有实现……

他提起那枝槍，从头看到尾——楊忠林、和他談到的老班長，这枝“英雄槍”，还有，他自己理想的應該是有枝自动槍啊……

“班長，我也要学自动槍，可以嗎？”他突然象小弟弟恳求哥哥那样，向班長提出了这个要求。

“可以，当然可以。只要你首先熟練自己手中的武器。”班長又笑着对楊忠林說：“怎么样？接班人不錯吧？和你的雄心都相当呢！”

正在刷牙的解方，也急忙趕上前來，着急的說：“行啊！我这兩下子不太強，眼下給你當个小先生還用的上。”他的牙膏沫子濺了班長一身，逗的李榮也嘿嘿的笑了。

于是解方便成了李榮業余的自動槍教員，一有空，兩個人就貼到一塊了。

班長給李榮說：“李榮，學自動槍積極，可別忘了你是步槍手啊！”解方却搶着答應：“他要領都記熟了，保險步槍、自動槍兩不誤事。”

班長見他倆信心都是這樣足的，便把注意力放到其他几个新戰士身上去了。

終於，考驗戰士的時候到了！

俱樂部里貼了大幅標語，在“向祖國彙報”的几个大紅字下，密密的貼着“爭取射擊優秀”的決心書、保證書和挑戰書、應戰書。李榮也貼上去一份。但當他從黑板報上看到一篇表揚他班的那位被他稱作“沒有理想”的新戰士王進的稿子時，他的信心有些動搖了。那篇稿子說這位戰士為了練好舉槍瞄準，曾經練腫了胳膊。李榮又親自找着那位戰士表演了一下，果然，槍在他手里，就象固定在鐵架子上似的，一動也不動。可這些，為啥李榮過去都沒有留神呢？唉！黑板報呀黑板報，你為啥早些不報導呢？不過，李榮覺得終究還比他多一套自動槍的本領呢，成績差个三兩環的，只要能奔上个“優秀”，也沒有什麼。

射擊場上，所有的人都在為成績操心。“紅旗”，不管是自己的或是別人的，都給戰士們帶來一種沒法抑制的歡欣。預習地綫上，一下場的優秀射手們，就被大家圍着談經驗了；尽管這些經驗，平時已听了數十回，再沒有什麼新的內容了，但大家還是滿有趣味的听着；尽管許多人的動作要領，已摸的爛熟，但仍按着剛才獲得“優秀”的射手的經驗，來檢查自己

的动作。这个問：“你看我对嗎？”那个問：“我这样有沒有毛病？”优秀射手的話，在這兒是最高的权威。但是李荣沒有管这些，他的心在另一边。他听鄰近傳來的自动槍的射击声音，心里就为解方打算盤：解方准能得优秀；而他要是也能打自动槍，弄个良好一定不成問題，反正是業余學習的嘛……

当看到別人都在一旁專心的預習时，他也想靜下心来，复习一下要領，可是自动槍声一傳來，他的心就又飛了。直到指揮員点着他的名字，上了射击台时，他才覺得好象有点啥沒弄明白，覺得似乎爭优秀的把握不大，心里忽然緊張起來，胸口象有个小鹿在頂碰。向兩边一瞧，喝！王進就在隔壁。“他能打多少环呢，唉，要被他摔到后边，可难受啊！”

王進敏捷的臥倒，端起槍瞄了一会，便把槍放在一旁，拿起鉄鏈修改依托。看着他不慌不忙，一心一意的那种神态，李荣簡直为自己的慌乱生起气來。他的心越發的不安起來了……

指揮員下达了射击口令。

“砰！砰！”已有人开槍了，好快呀！

“砰！”又一声响在附近，王進也击發了。

李荣的心猛的跳了起來，說真的，要領这时他也忘了，咬緊牙，一摟火，子彈飛了出去。

——白旗！而隔壁呢，却是紅旗。

“要叫我打自动槍就好了！”李荣懊喪的推上第二顆子彈。心里乱極了，子彈不知怎样又飛出了槍口。

靶子的左側，又伸出了小白旗。

按照規定，他已沒有再繼續射击的資格了，指揮員对他發出了“退子彈，起立”的口令，李荣的臉唰的一下白了！

他回到預習地綫，再也抬不起头來，似乎同志們的眼光都对着他。不知是誰，拖着長長的声調：“唉！第一次創新記錄！”另一个是惋惜的声音：“真的，这枝槍打不及格还是第

一回呢！” “全班也被拖累了！”又是誰的气憤的声音。

李荣覺得他現在似乎成了大家的罪人，所有的指头，都指着他的后腦。

怨誰呢？誰叫他李荣給这枝槍，也給全班“創造”了这个落后的新記錄呢？

为什么不發給李荣一枝自动槍，讓他参加自动槍射击呢？

李荣沒有心思去向优秀射手吸取先進經驗，也沒有心思去給帶紅花的优秀射手鼓掌，更沒有心思去冷靜下來，總結一下自己。甚至有几个战士，怀着好心跑來，坐在他旁边問他怎么了，他也沒有理他們。有一个战士安慰他說：“第一次上靶場，打不好是常有的事，以后多練練就行了。”李荣覺得這話真刺耳，把槍用力往肩上一靠，索性埋下头不作声了。

一回到班里，他便爬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班長擦了擦臉，走了過來。他想和李荣談談，为什么打的那么糟。

李荣連头也沒有抬，却先开了口：“班長，我丟了人，沒資格使喚这枝英雄槍，你給我換一下吧！”

“怎么？丧气了嗎！”班長的語气帶着怒意。他的确被李荣这突如其來的沒道理的話給激怒了。

“象个战士說的話嗎？这种話在我們班里还是头一次听見呢！”他停了停，覺得这样对一个新战士說話是太嚴厉了些。李荣剛才那孩子气的話，使他覺得这些新战士究竟懂的东西还少，還沒有具备多少“战士的气質”。他想起指導員常說过的：“这些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覺悟的新兵，是有一股好勝取强的銳气的。这股銳气不論是受到挫折或是任其發展，都要使培养鍛煉一个新兵成为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战士的工作，受到損失；應該及时正确的把这种銳气加以引導，使它变成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行动。”而他过去对李荣的引導是不

是正确、及时的呢？不，他觉得对李荣是放縱了些，或者是說太相信了他的自覺性。那么，他这个班長对李荣今天的射击成績和思想表現也是有責任的。他順手遞給李荣一条毛巾，說：

“擦擦臉，哭哭啼啼的象啥話？有啥問題，咱們談談吧！”

李荣滿肚子委曲。為了不讓班長說他不象个战士，他硬憋住眼淚，盡量的把聲音放的平靜些。

“我不是喪氣。這枝槍——這枝槍啥都好，可就是我不配使，還是換給我一枝普通的槍吧！——自動槍，我也學會了。”

他本想說他不喜歡那枝步槍，可感到不是理由，便急忙換了話頭。

“槍，都是普通的槍，那有什麼特殊的呢？”班長皺着眉：“我看呀，你是不喜歡楊忠林交給你的這枝槍，對嗎？”他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這句話的。

李荣低着頭，沒有回答。他覺得心事一下被班長戳穿了，好象被脫光了衣服，赤裸裸的站在人面前，真有些“無地自容”。槍，楊忠林交給他的槍，為革命立過功的槍，而他竟然不喜歡它……於是，人們便會說：“啊！怪不得學自動槍那麼積極，原來如此啊！一個戰士討厭自己手中的武器，却‘眼氣’別人的，還唱什麼調子‘為祖國多學本領’呢！這種思想能配上和楊忠林比嗎？”他想找點理由，不承認班長給他下的“結論”，可是竟然找不出一點理由。

班長喝了一口水，坐下來，用指頭在桌子上敲打着鼓點，看來，他的心裡也不能平靜。

“不喜歡，什麼原因呢？”他象問李荣，又象在問自己。

李荣答不出什麼原因。他想班長這陣心裡一定在後悔：“唉！我當初怎麼看中了這個毛小伙子，還夸獎他能鍛煉成一個呱呱叫的戰士呢！”此後，班長也許不會再象以往那樣信任